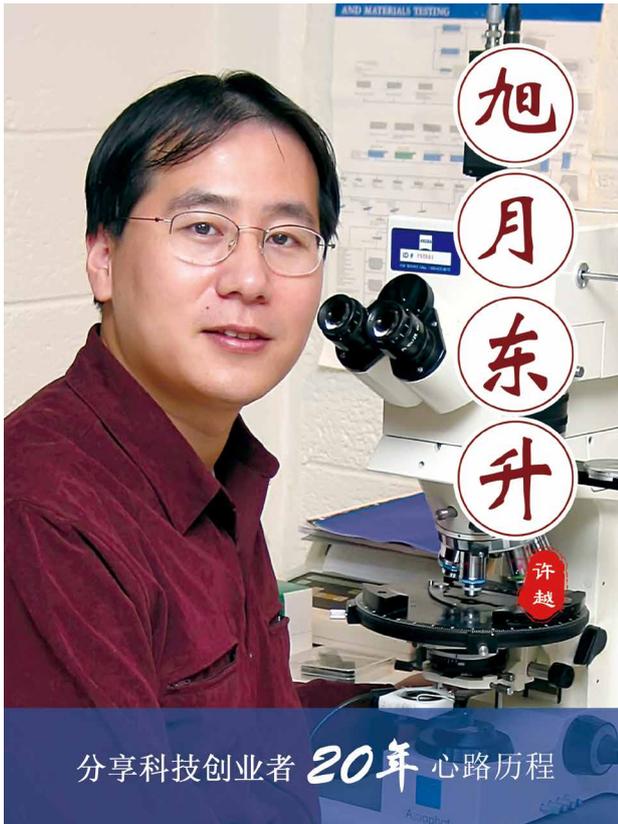


附录 6：旭月东升

编者按：

一棵参天大树也必须从一粒种子的萌发开始。《旭月东升》以非损伤微测技术的发明人，许越教授的个人经历为视角，与您分享一个科技创业者 20 年的心路历程。也是借助《NMT 通讯》这个科普平台向读者讲述 NMT 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鲜活故事。首先我们从本期连载的是《旭月东升》三部曲的第一部分 < 鏖战美国 >。



作者简介

许越，非损伤微测技术发明人，活体功能组学创始人，科技成果转化实践者，国际科学合作倡导者，前美国航空航天局高级研究员，美国扬格公司 (YoungerUSA, LLC) 总裁，旭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中关村旭月非损伤微测技术产业联盟理事长，国际 NMT 联盟发起人兼执行董事。2001 年创建美国扬格公司 (YoungerUSA, LLC)。2004 年在国内研究生时期导师中科院匡廷云院士，以及杨福愉院士和北京大学林克椿教授等老一辈科学家感召下，于 2005 年辞去美国航空航天局高级研究员职位，回国创建旭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将美国 MBL 科学家 Lionel Jaffe 的振荡电极概念引入国内，在政府科技部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政策引领和创业初期资金支持下，带领旭月团队，与全国 2000 多位科研工作者一道，经过 2001 到 2022，二十多年的不懈奋斗和专心钻研，锻造出了具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损伤微测技术 (NMT) 及其系列应用设备。在完成 NMT 在科研领域的商业化、产业化的进程中，帮助国内外学者将 NMT 成功应用到了中文核心文章 146 篇，SCI 文章 502 篇，其中在顶级期刊，如 CELL、NATURE、SCIENCE 等文章 19 篇，总影响因子 2123，NMT 科研设备于 2020 年远销欧洲瑞士苏黎世大学，完成了从技术上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近十年来，逐步开启了 NMT 在医疗、健康、环境、食品、抗疫防疫、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等民生领域的成果转化进程，并取得可喜进展，因此 2021 年 6 月通过了科技部认定机构的国际领先水平评审，在此基础上 2022 年发起成立“国际 NMT 联盟”，将中国 NMT 团队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非损伤微测技术创新力量。

分享科技创业者20年心路历程

旭月东升

许越·著

三部曲

之一

鏖战美国

目 录

- 前 言
- 第一章 “幸运”与“不幸”
- 第二章 “任性”的代价
- 第三章 Jet, Jack, Jeff
- 第四章 初尝竞争滋味
- 第五章 泪醒安城
- 第六章 从被拒到谢绝
- 第七章 No Trust! No Sorry! (勿轻信! 无憾事!)
- 第八章 自豪与尊严
- 第九章 初识NMT (非损伤微测技术)
- 第十章 结识NMT奠基人: Lionel Jaffe
- 第十一章 创立美国扬格
- 第十二章 服务NASA (航空航天局)
- 第十三章 匡廷云院士
- 第十四章 旭月诞生

第八章

自豪与尊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

文化冲击

与中国历经几千年磨砺而成的多民族大家庭不同，美国是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移民国家，通俗讲美国人只有新移民和老移民之分，是世界各个民族精神、毅力、智慧、文化的，既是展示的又是竞争的大舞台，所以美国的文化既是丰富多彩的、包容性的，也是带有强烈竞争色彩的，有时甚至是排他的。

初到美国的许多来自历史悠久国度的留学生，当然包括我在内，都有一种困惑，甚至是惊讶于美国人对历史的轻视、漠视，以及有时近乎无知带来的浅薄与傲慢。

所以，来美国打天下的外国人，通常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认可美国人的“历史观”，并冠以“融入美国”聊以自慰；二是，坚守自己的历史观，并以母国历史文化为荣。

此刻，我才亲身体会到了，为什么人们常说：“初到美国的人，必须要经历一番Cultural Shock (文化冲击)！”的真正内涵了。

因为在美国这样一个‘非0即1’的文化氛围里，一个刚刚跨入美国社会的新人，似乎很难有第三种选择。

当你选择了认可美国的所谓历史观，就意味着某种意义上要放弃自己引以为豪的悠久历史文化，而割断自己成长之根带来的民族自豪感的丧

失，以及随之自尊心的下降等等，在一个还在适应异国他乡各种生活上的巨大变动阶段，对心理的冲击可想而知。

当然，这种冲击也要因人而异。

每到周末，我和太太基本上都要到Sam's Club（美国一个较普遍的仓储超市，是许多家庭周末采购的选择之一）采购。和许多家庭的男主人一样，我的任务基本上是司机和搬运工，其它时间总是消磨在电脑、打印机、照相机等等电子产品区域。

“您能帮我挑一台适合做财务工作的电脑吗？”

我把目光从一台正在摆弄的电脑屏幕上移开，扭头顺着声音看去，见是一位和我一样流连在电子产品区的，半高身材的亚裔男子。

“噢，我可以试试。”

因为台湾同胞说的国语非常有特点，一听基本就知道是来自宝岛台湾，所以我也自然觉得亲近了不少，也自然十分乐意帮这个忙。

很快选定了一款电脑之后，他又问我能否帮助他把电脑运到离商场很近的他的公司去。我想反正太太购物还得有一段时间，那就帮人帮到底吧。

在车上，不知怎么地，就说到了历史这个问题上。噢，好像是偶然提到，他台湾的家离台北故宫博物院不远，我就自然提到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及相形之下美国历史的浅薄。

“历史悠久又有什么用呢？！你看伊斯兰文明够古老了吧，萨达姆还不是给美国轻易就打败了！（***他是指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还有你我不也是要到美国来学习和发展？！”

他一边开车，一边不假思索地跟我谈着他的历史观。

我当时一时语塞，对这个从未想过，更未遇到过的有些奇葩观点不知该如何应答。然而，他

的这个观点不仅让我随后思考了不少日子，甚至年头，而且让我逐渐更加坚定了我对中国悠久历史和文明的自豪感。

因为，在随后的日子里，我还陆续接触到其他一些台湾同胞，他们似乎都与这位台湾老板秉持类似的历史观点，尤其表现出对美国，包括历史观点在内的，几乎是一切事物全盘的，不假思索的接受。

所以，联系到当今，当美国要求台湾将他们的‘护国神山’必须搬到美国去的时候，几乎没有几个台湾同胞站出来为自己的利益发声，我没有丝毫不解。

这也是我逐渐认识到的，当一个人/一个群体轻易放弃了自己的历史，特别是你所拥有着悠久历史的自豪感，你的尊严和自信便会随之大打折扣，那么不仅会殃及你的创造力，而且就连基本的，保护自己利益的意识似乎都消失了。

这里我要感谢我在国内上学期间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是这些教育让我坚定地坚持拥有着作为中国人的历史自豪感及其相关联的民族自豪感。因为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优秀品质里，让我坚信，如果美国文化足够伟大和强大，它就应该有自信去包容和吸纳其它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从而进一步强大自己，同时也更丰富人类的整体文化。

所以，我的‘融入美国’不是以放弃自身的优秀历史基因作为不智的代价，而是将强大的历史优越感作为提升和弥补美国历史文化不足的生存优势。

正是我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历史观及民族自豪感，而由此产生自信的力量，不仅在美国交到了可以真正相互尊重的朋友，而且在事业上披荆斩棘，该斗争，就斗争，该维护自身利益的时候，丝毫不畏惧、不退缩、不手软。因而能够在美国独立运营扬格公司二十余年，这期间的一些艰难险阻我在本书第七章有些许涉猎。

足球与男人

我在中小学的时候，国内是以英国英语为主，老师们也多以英式英语的发音为主教学，但是上了大学后都改成了美式英语，所以我的英文难免有时会混有一些英式的发音，比如美国的 Fox News，英式的 Fox 元音是‘奥’，而在美音几乎和‘啊’音差不多。

我当助教时，自然有美国孩子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一次野外实习课后回校园的路上，几个和我比较熟了的美国男生得知了我发音里为什么会带有英式发音的缘由后，很是为美国自豪，一个外向的男生说：“We are way way better than the British now!”（我们现在比英国强多了！）显然在美国，人们会把这些事情很自然地和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联系起来。

因此，每个到美国的人，无论他来到这片年轻土地的目的是什么，或早或晚，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承认，都要经受文化冲突、面临一个文化取向、抉择的问题。

我从小就酷爱踢足球，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再到美国都是校队等足球队的主力（小学一起在体校踢球的，有后来进入过中国国家队的，我要是一直踢，肯定也能进入国家队。开句玩笑！）。

UMass/Amherst（麻省州立大学）校园西侧有一片草坪，有五六个美式橄榄球场和十几个足球场，每逢天气转暖，日近西山，世界各地来的足球爱好者们就陆陆续续，三三两两地来到场地上。通常先是几个人一小撮，相互传传球，预热一下身体，随后总有几个先按捺不住的，开始招呼其他的人：

“Do you want to play?”（你们要一起活动活动吗？）

这里的实际意思是说：“行了，赛前活动的可以了，该开始分拨儿打比赛了！”

通常此时多数情况下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丹麦的会找荷兰、德国等国来的，中国的会找日本、伊朗等国来的，自然形成两个队后便开始相互‘厮杀’了起来。从我们踢球人的角度来讲，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文化、体格、思维方式和平常一起配合的次数较多，自然组织在一起的效果会好一些，赢球的概率会高一些，因为谁不愿意赢球来的开心呢？！

但是对于场上的运动员来说，似乎还有另外一番感觉，就是欧洲与亚洲的竞争，黄皮肤与白皮肤的竞争。有时我也对自己说，不就是活动活动，锻炼锻炼嘛，干嘛要做这么多过深的解读？！



作者在足球队（前排左一）

——或许因为我是学生物出身，认为竞争是万物常态；

——或许我个性喜欢竞争，凡事喜欢有个高低输赢；

——或许我联想力过于丰富，愿意洞悉事物缘由。

——当我在草坪上与别国球友相拼相撞的时候，那种雄性荷尔蒙争强好胜的热血激情，让我感到非常兴奋；

——当我把足球一次次射进对方球门的时候，那种胜利的感觉和战胜对手的满足，让我感到竞争的快乐；

——当我和同队的亚洲球员拥抱庆祝胜利，被对手羡慕地问道我是哪国人？从哪里来？我回答：“Beijing, China!”（中国北京！）的时候，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男性的自豪！

头几年，我也常听到周边的朋友说，来美国需要融入美国文化，融入美国社会，才会有发展，我也尝试着去喜欢美式橄榄球，但是最后我逐渐意识到，在美国的发展，根本不是放弃自己的文化，就可以融入所谓美国文化的问题。

一个人在美国奋斗，是发扬光大自己的文化，并通过不断努力，使自己所代表的文化被在美国的其它文化所接受和尊敬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回馈美国，为美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增添自身一缕彩虹的过程。

请为我的同胞默哀

在文化之前，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尊严和尊重问题。因为没有得到尊严和尊重的人，无论他有多么成功，都是苍白和没有任何人生价值的。这是做人的底线。

1999年 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动了针对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轰炸机公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我们牺牲了三名

同胞。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也是对每个中国人的蔑视和挑战。伴随着中国国内的抗议活动，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们也都纷纷举行校园抗议，遗憾的是我校中国学生会组织游行那天，我有两节 TA（助教）课。

听着窗外游行而过的同胞同学们，我站在讲台上心潮起伏。看着座位上坐满的那一张张还充满稚气的，美国大学生的脸庞，似乎都充满了愧疚，但也都充满了疑问。似乎在想：“我们眼前这位来自中国的助教，看来对这件事也很气愤，他会扔下教鞭去参加外面的游行吗？”

“嗨，大家好！”我把通常打开的讲义合了起来，说道：“你们都知道现在有中国学生在游行示威，也都知道为什么。”

你们放心，我不会丢下你们去参加游行，我要对你们负责。但是我有三个同胞在这次轰炸中殉职了，因此，我请你们起立一起为我这三位同胞默哀三分钟！”

随后，我绕过讲台，走到学生们的实验桌之间，和已站立的美国家学生们一起开始默哀。时间滴答滴答地一秒秒流逝，热血在汹涌地一下下反复撞击着我的胸口，就像我又回到足球场上在进行激烈的拼夺。

耳边是美国孩子们轻轻的呼吸声，那是善良本性发出的声响，是无论哪国人对生命共同尊重的共呼吸，也是对于我这个中国人，中国人生命的尊重回响。

第二个班，还有几个学生主动和我站在一起，为我的中国同胞默哀。

此事虽小，但是似乎在我们生物系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大家对我的笑容比以前更多了，愿意和我多聊聊中国文化的人比以前多多了。而且稍后还惊动了当地的电视台来采访我，让我觉得他们实在有些小题大作了。当他们问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时，我回答：“我没有多想，殉职的记者是我的同胞，我必须有所表示”。